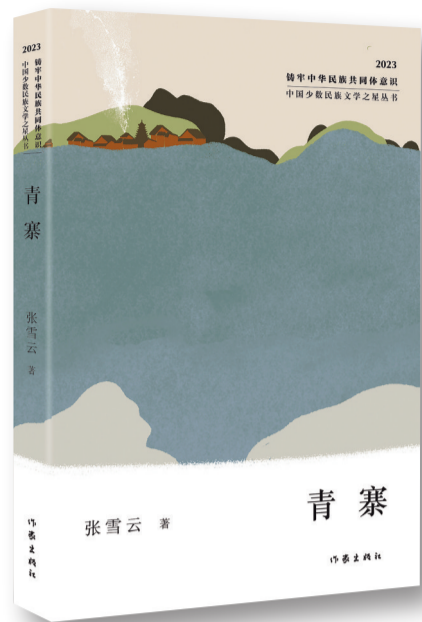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中国少数民族文学之星丛书”专栏

评论

游子的深情与乡土的温度

□叶梅(土家族)



《青寨》,张雪云著,作家出版社,2023年11月

张雪云曾以散文集《蓝渡》入选中华文学基金会“21世纪文学之星丛书”,那是她对家乡的守望,也是她从一条小小的蓝溪出发,寻觅光阴的渡口。渡人,也渡己。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个属于自己的渡口,从此岸到彼岸,她为更多的人划起了摆渡船。

四年后,她的另一部散文集《青寨》又入选了中国作协2023年度“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中国少数民族文学之星丛书”,依然是以大湘西地域文化为背景的书写,而她心灵中的蓝溪已经朝向大江大河,一个个时间沿岸的村庄正在蓬勃生长,她将自己浸透乡愁的灵魂融入到大湘西的村寨,以一个游子的深情,描述着乡土生命的姿态、声音和温度,寄予了真挚的凝思及发现。

在张雪云笔下的青寨里,唱着“顿顿腔”或“高山腔”的男女老少,让劳作的日子有了悠扬的腔调,深远的苗族古歌暗含着一个多灾多难不断迁徙的民族沧桑,土家先民的生活歌谣在摆手堂前如山野的天籁唱响。还有那些峰回路转的咚咚喹,总是摇荡着人们的心旌,红灯万盏人千叠的摆手舞,汇成人神共娱的狂欢。青寨的唢呐声里,人们会忙着守秋、赶秋、晒秋,

平常的四季也有响彻行云、激昂铿锵。来往于青寨的木匠、岩匠、篾匠、铁匠、银匠、瓦匠、箍桶匠,用一双双长满厚茧而又灵巧的手,将每一个日子都刀削斧劈、锤打淬炼得形形色色,有模有样。

青寨浓缩了湘西村寨的影像,那是由张雪云的彩笔不断描画、完善的村庄:一条清浅的小溪从寨子弯弯曲曲地穿过,寨子先前多是木屋小院,青瓦覆顶,远山青黛隐隐,近水青碧迢迢,男人喜欢穿藏青色的对襟上衣,上了年纪的女人喜欢包青丝头帕,偶有院墙,也是青砖砌就。山间多水雾,多青色烟雨,五大三粗的男人平常吃饭,多喜欢端着青花大瓷碗蹲在门槛上扒拉。山间的青,天空的蓝,都是作者喜欢的颜色。因为“雨过天青云破处,这般颜色做将来”,因为瓷瓷般的“青如天,面如玉,蝉翼纹,晨星稀,芝麻支钉釉”,便一直在与“天青色等烟雨,而我在等你”的想象中,暗暗地给家乡的村子取了个只属于她的名字:青寨。

《青寨》全书分为“家园:吾乡斯土”“凝眸:停云时雨”“传承:灯火可亲”“回望:山河远阔”四个小辑,以大湘西地域和民俗文化作为新时代乡土书写的主体,同时又超越地域局限,延展至整个湖湘大地。张雪云以灵动细腻散文叙事,见证那方青碧山水的乡土,洞见星火电光的时代,以“我写、我在”的姿态,以时间为经,空间为纬,侧重于乡村微距式的探寻,透视出乡村人物的坚韧韧性,乡村风物的沧桑奇美,以及蕴藏其间的厚重文化。

《青寨》视野多维,在她所朝向的村庄、城市、河流、山脉之间,渗透融浸着作者精神世界的柔性、韧性、广度和深度,散发着质朴而灵动的气质与味道。张雪云的散文写作一直保持着属于自己文章特有的调性,时而奔腾澎湃,时而温婉清丽,有飘逸也有简练雅洁。她对语言的驾驭显出一种经过锤炼之后的精美,是一种不脱本色的语言,朴素自然又流畅灵动。无论绘景状物或是叙事记人,似乎是信笔写来,但却总能给平常的文字赋予一种不寻常的韵味,使之绘景见情,状物得意,叙事有趣,写人出神;又可谓朴而不拙,素而见美,空灵跳脱且馥郁芬芳,在娓娓道来中含蓄着丰厚的底蕴和雅致。

张雪云试图以她的村庄写出一个人或者一群人的史诗,写出湖湘大地上人们

的喜悦哀乐,写出春夏秋冬、寒来暑往,万物日复一日地生长,她的乡土书写并不总是田园牧歌,更不仅是小女子的乡愁,而是能体现出广阔的社会生活及个体生命的情感和命运,折射出新时代中国城乡的变迁。

新的时代来临,青寨已逐渐告别从前的封闭、落后和贫穷,现代农业观念下的生态保护、绿色发展已成为时尚。放眼处,可见高山峡谷、小桥流水间的村庄田园,也可见民俗民宿、高铁机场的旧貌换新颜。群峰峭壑,磅礴俊秀,隐藏在山间的土家山寨、苗疆古城,让人流连忘返。寨子里的街道两旁兴建了新式楼房,商铺鳞次栉比,动感强烈的流行音乐中,休闲绿地上的人们跳起了愉悦的广场舞。月明星稀的夜晚,家家户户的窗户里映出明亮的灯光,人们看电视、刷视频、聊微信、发抖音,网上购物,带货直播。新的腔调日新月异,老的腔调大多已成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有了各自的传承人口碑心授。野天野地的腔调先后登上了大雅之堂,帷幕高悬,于灯火阑珊处推陈出新。

时光如水,在大自然的一次次轮回中,一个人和一个村庄,命运相互栖息、相互依存,每个人的存在,都是微小而具体的,却又挟带着更加真实和强劲的命运感,更加接近生存与时代的本质,个人的命运,便也是村庄的命运、民族的命运。从教师到作家的张雪云,描绘出有血有肉、有风有雨、有幸福也有磨难的乡村地理。这或许,就是灵秀如云,心地似雪,骨子里又含着一股倔强执着的张雪云对家乡的回报。她是村庄的一部分,村庄亦是她的一部分,她对故乡的爱与书写,对湖湘精神的追寻与传承,将是她朝向未来的梦想。一如流过青寨的蓝溪,潺潺不断。庄子有言:“山林与,皋壤与,使我欣欣然而乐与。”一位欣然投入家乡的作家因为热爱而丰盈,想看见远方的人,才能看见更广阔的世界;而看过远方的人,也才会最懂得诗画一般的乡村,见山光,见潭影,悦鸟性。

从蓝渡到青寨,在天青色的薄烟淡雾里,有了这些文字里的青寨、青寨里的文字。这是张雪云写给乡村故园、血缘亲情,写给人文自然、历史记忆,写给自己的过去与未来,也是写给时间停留在人间的另一种形态。

创作谈

我的记忆里,常常有这样一个画面:清晨的炊烟里,大湘西的青绿山水间,一些在山坡上兀自生长的寨子,屋檐重叠着屋檐,错落有致地爬满半个山头。那是烟熏过的半旧的寨子,是挂满辣椒芭谷、贴满大红对联的寨子,也是被云雾和白雪锁住的寨子。山上下,寨里寨外,田畴肥沃,鸡犬相闻,邻里和乐,乡风醇厚。寨子既陈旧,又新鲜,藏着许多需要扳着手指数头才数得清的故事。

乡村里的我,原本只是蓝溪水一般悄然无声地来去,学会简单的沉默,安静地行走。常常于一些闲时,坐在水边的码头,凝视远方,把过过了的日子再想一遍,把想过了的人和事再想一遍,然后用清风明月的方式,滋养内心。至于文学,那是远远的生活之外的一丝惊喜。

常常,我喜欢回到乡村,去到离自然最近的地方,去到有绿树、有青山、有田畴、有风、有月的地方。如今悬浮在城里,内心总是东蹄西跳的不落地。我是山里的孩子,该是大山忠实的守护者,是溪水的聆听者,是鸟雀的追崇者,是土地的耕耘者。然而,我却逃离了乡村,我该如何回到乡村,找到回乡的路径?

去往家乡大湘西的路径,也许有很多,可以沿着诗经里的水滨蒹葭而行,可以沿着屈原的追问逆流而上,沿着沅江酉水的汨汨清流而往,沿着绵延苍苍的武陵山脉而去。当然,也可以追溯着沈从文的文、黄永玉的画,带着满脑子的神秘与幻想,听着水灵灵的童谣与山歌,走过大湘西的山寨,触及满目的青山,蹚过清冽的溪泉,探索进大湘西人的灵魂深处。

在这里,我喜欢的东西太多,喜欢静静地看炊烟升起,看日出日落,喜欢人们静静地过日子,喜欢每一天都有该有的样子。每一次内心不安的时候,回乡就成为了心灵最好的庇护,滋养着时代人心。

每个人的存在,都是微小而具体的,却又挟带着一股真实和强劲的命运感。出走与逃离,都改变不了这样一个事实:我曾村寨的一部分,村庄亦是我内心的一部分。爱与书写的最大可能,将是我未来的方向,一如流向村庄的这条河流的方向。这或许是微小的我能够做的,也是对这个时代、对家乡、对生活的一种记录、一种传承。

帕慕克曾说,在我们的一生中,会发生成千上万件被忽略的小事,只有文字才能让我们意识到它们的存在。书写是重要的,一堆细致繁密的生活场景,不断推拉摇移,淡入淡出,成为主调。

旷野过后仍是旷野,道路尽头仍是道路。回乡的路径,原来藏在细微而致密的文字里。我需要书写,来见证这一方水

回乡的路径,藏匿于细微而致密的文字里

□张雪云(苗族)

土,洞见这个时代,朝着有翅膀的事物喊叫,潜下身子,深入乡野,钩沉头角。我得淬炼生活的诸多意义,晕染生活的美好,匍匐于乡土,书写乡人骨子里的坚韧、湘西人的精神图腾、乡村风物沧桑之美的固守。我需要书写乡村与城市、传统与现代,写彼此碰撞融合的生存哲学、心灵轨迹与生命感悟互为一体的智性力量,还原乡村线条分明的轮廓,以及生生不息的灵魂。我需要看见,看看这一片多民族的土地上,是如何用一草一木、一山一岗、一村一寨,完成一次又一次向命运的挑战与涅槃。万物有情,万物有灵,众生大美。书写我的乡村,就是书写我的世界。

一回眸的地方,就是家的方向。仿佛是家乡的山水在召唤,明明走了很久、很多、很远的路,可就像从来没有离开过一样。那些风物人情,都一一跳跃、鲜活在眼前。我想,恐怕没有人能真正从心理意义上离开自己的家乡。

我是为乡愁而写,为内心而写,尽量在一个现实的世界中,保留一片纯真的空间。但我也希望我的一些乡土书写,并不总是充满田园牧歌式的想象,也不仅仅是小女子的乡愁,要反映时代人心,反映城乡之间风物人事的变迁。从原生态的自然山水之中,从非遗文化的活态传承之中,从烟火日常的简素生活之中,捉炼萃取,找到乡村的温暖与光亮。生活不是概念的,而是细小的、细节的、细微的。

书写,是我走出人生局限、走向心灵的广阔之地的尝试。书写,是一种凝视。凝视也是思考,思考也是前行。正如米兰·昆德拉曾说的那样,我已无暇顾及过去,我要向前走。

这本小集子是我走访家乡山水水年的絮语,是有关大湘西浅尝辄止的记录,也是多年间家乡风物人情一点一滴沧桑变化的见证。从《蓝渡》到《青寨》,这一系列散文作品,都在凝视和回望乡村,算得上我向故乡的土地致以的深深敬意和沉沉爱意。

大湘西于我一直是生命里的永恒,但我于大湘西而言,只是千万过客之匆匆,山海远,永恒之瞬。我不奢望成为家乡山水的一片红叶、一滴山泉、一首苗歌、一缕月光,能做家乡一只归巢的鸟儿,也都是极好的。我的书写,原本只是一个人情

悄地铭记,渴望找到回乡的路径,并把故乡好好地再爱一遍。余生光景,停云时雨,笑对花开,在时间沿岸的村庄,在一个人的青寨,见天地,见万物,遇见苍苍的自己,人生盈满,无关得失。

一河水边,一位穿着苗族的女子,环佩叮当,蹒跚而行,眺望上行船的白帆,聆听下行船摇橹的歌声,此时,天空高远,山河清丽。

2016—2022年,我担任固原市作协第六届主席,其间认识和接触本土作家,吸收作协会员是一项基本工作。每年有二三十位文学爱好者申请加入作协,需要根据材料进行筛选。2020年有人递交了一份入会申请表,笔名柳客行,本名马骏。按照惯例,我先阅读表内所填的基本内容,尤其关注文学创作过程和成果这两部分,然后联系作者本人。我看他文化程度是高中,工作单位空缺,1995年出生,心里就自然而然地断定这是个没考上大学,因而过早进入社会去混的孩子。这样的孩子比较常见,或调皮捣蛋,过早放弃学业,或混迹社会,前途叫人担忧。通完电话以后,我们根据手机号加了微信,我提出想看看他的作品。他很快发来几篇,很礼貌地称呼我为“大姐姐”。因为牵涉到吸收入会的事,不能大意也不能耽搁,我很快抽出时间看完了他的几篇散文。其中一篇名叫《青白石阶》,从一个身有残疾不能行动的孩子视角入手,写了他和他人不一样的童年。这篇童年故事初看平淡,读完以后慢慢回味,一些复杂的味道浮上心头。有一种感觉牵引着我,让我禁不住回头又看了一遍,文字虽然稍微显得有些稚嫩,但吸引人的是字里行间流露的一股情感。这情感里有反复强调的坚强,坚强的下面流露出淡淡的哀伤。如果写的是真人真事,那么作者可能是一位残疾人?虽不好直接问,但马骏的名字被我放在了心里。稍后的一次文学活动上我见到了马骏,远远看到一个轮椅,由一位面容带有生活沧桑的男人推着,轮椅上坐着一个正努力微笑的大孩子。确认这就是马骏后,我握住了他的手,脑子里反复跳跃他写出的那些文字,和文字勾勒出的一个孤独身影。童年时光里,小伙伴们都在活蹦乱跳地玩,只有他一个人默默坐在一道石台阶上,一坐就是大半天,直到大人来把他带走。孩子的天性就是奔跑玩闹,童年的马骏却无法拥有这样的欢乐,哪怕是一个短暂的瞬间。他只能望着同龄人尽情撒欢,满眼都是羡慕,满心都是向往,却无法成为他们中的一员。过早降临的疾病让他成了一个失去走路能力的孩子。这孩子的身驱里有着一个尝尽痛苦的灵魂,这灵魂是那么孤独,却又充满渴望,他渴望世间的一切美好和光明。没有翅膀的鸟儿,只能用心灵的翎羽鼓风飞翔。坐在轮椅上的马骏,没有止于生命的困顿,他开始了梦想的追逐,令人欣喜的是,他选择了文学,选择了写作。写作的缘分,让我认识了这个小兄弟,而他的经历让人喟叹,并油然而生敬重。吸收马骏加入市作协后,我开始以《六盘山》编辑的身份发现新作者,关注并扶持新的文学人才成长,这是刊物的职责,更是一种情怀。很快,我们编委会决定给马骏发新人小辑,我向马骏约稿,他投来了一篇小说和创作谈。在编辑的过程中,我们看到了他文字上的实力,也不回避他的不足,反复修改后,作品在《六盘山》2021年第1期刊出。这次亮相,对于马骏很重要,对于我也有着纪念意义。这是我来到文联接手小说编辑工作后出的第一期刊物。从这以后,马骏每过一段时间就会发来他新写的作品,小说、散文、随笔,有修改打磨过的,也有刚完成略显潦草

以赤诚之心看待世界

□马金莲(回族)

的。我知道身体状况不允许他坐着写作,只能仰面躺着写。马骏感染了我,鼓励了我,更鞭策了我。怎么才能找到适合他的方法,让他更好地进步?我想到了史铁生,于是建议他读史铁生,多读、多写,多思考、多修改、多投稿,这样有利于提高。马骏是个有灵性的人,他的作品陆续在《葫芦河》《原州》等内刊亮相,不久还登上了《宁夏文艺家报》,继而在《民族文学》《文艺报》亮相,接着加入了宁夏作协。作为时刻关注他的人,我为他的进步高兴,也希望他能走得稳稳。有一次宁夏作协有培训活动,我第一时间想到的就是马骏,考虑到他行动不便,就特意指出这个实际困难并希望他们能特殊考虑,宁夏作协毫不犹豫地对马骏发出邀请,马骏给我发信息表达感谢,隔着屏幕,我仿佛看到了马骏脸上灿烂的笑容。

《青白石阶》是马骏的第一部作品集,是他坚守写作多年的成果结晶,这部集子的出版对于一个作者来说是无比神圣的喜事。更值得骄傲的是,这部作品进入了中国作协2023年“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中国少数民族文学之星丛书”项目。听到消息后,我发自内心地为马骏感到高兴,这是西海固作家在文学道路上的又一次进步。当仔细阅读全文这部集子里的一篇篇作品时,我耳畔反复回放着中国作协党组书记张宏森来宁夏调研看望马骏的时候,他望着张书记,眼神清亮中隐约闪烁着泪光,说的一段话:

“庆幸的是,我遇到了史铁生,那个坐在轮椅上的巨人,那个穿越时间和空间的挚友。当我读到《我与地坛》里一个片段的时候,心里满是激动。史铁生先生看见小女孩有危险,摇着轮椅用自己单薄的身躯,在地坛的草地上挡在小混泥面前。那一瞬间,我在想,我为什么不能,不能像他一样走出去感受这个世界?我很开心在文学路上遇到了一帮可爱的人,很多很多干净的灵魂。当他们和我握手的那一刻,眼睛里的光芒是那么纯洁。我常常被称为残疾人,这是我不避免的一个称号,它固然给我带来了一些有色的眼光。但是,文学路上这些可爱的人给了我勇气,让我的心情有了大的改变……”

尽管时间过去好久了,我还是会经常回想起这些话,每次回想好像都能看到马骏清澈见底的眼眸。那里头有着一个28岁青年对人生苦难的深刻认识,和他对世人的真挚感恩。他是个只能坐着轮椅抬头仰望世界的人,他坐得很低,但他没有拉低世界的高度,反而让习惯了冷漠地站立的我们弯下腰去,用纯粹的善意去面对他。他深情又干净的目光,让我们沾染了太多尘世恩怨和世故的心无比愧疚,不得不对自己的灵魂进行拷问和反思。感谢那么多人善待过这个坚强的孩子,也许我们的暖意很小很不经意,但在他孤独的心田上,开出了纤尘不染的花朵。命运可以夺走他站立和行走的资格,但夺不走他热爱这个世界的赤诚之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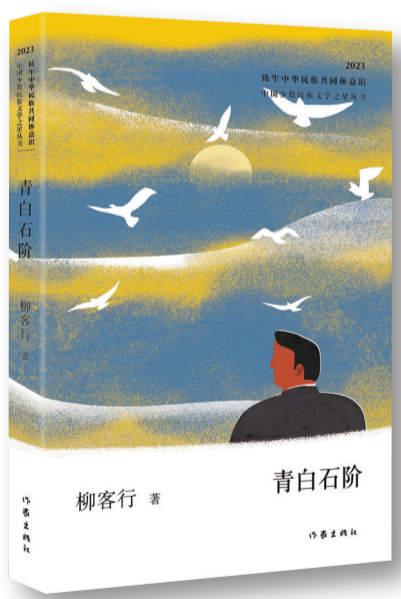
祝贺马骏,向他深情仰望的眼眸致敬,向他顽强不屈的心灵学习。希望马骏继续加油,向着他认定的文学高度不断努力。

珍重奔你而来的每一个美好瞬间

□马骏(回族)

每次写创作谈,心中总是忐忑不安,不知道该怎么去阐述那些出自自我的文字,就像一个个孩子,秉性都不一样。有的乖巧,有的淘气,有的愤怒,有的安宁。不知该怎么形容,唯一能做的只有细心呵护“他们”成长。时间是会一点点逝去的,在这个过程中文字开始成长,慢慢有了筋骨,有了轮廓,直至能蹦能跳的时候,便有了能力去寻觅属于文字自己的故事。志气方刚时,又有谁没有过“不肯过江东”的豪气呢?文字也是一样,只有寻觅的过程中处处碰壁,在漫长的寻找中历经重重磨砺,让自己笔下的“孩子们”知道事情并不是想象中那么简单。等文字们挫败、沮丧、停滞不前时,才知道世界之大,人间的之美。停下来并不是一件坏事,累了,找一块干净的大石头,靠在上面歇会儿,说不定眼前就会出现些美好的瞬间。那一刻是能懂得“珍惜”二字的重要性的,由此,“孩子们”才能融入美好瞬间,去想明白一些事情,不是“他们”创作了故事,而是故事恰巧遇到了“他们”。因这份遇到而幸福,知足感也就紧随而来。我也是同“他们”一起成长,一起经历,将世间每一个奔我而来的美好瞬间紧紧抓住,去创作出一点点值得记忆的东西。

2023年9月1日,我坐在那位老人常去的公园里读书。不经意间抬起头,我看见了那位老人,但我没有去老人身旁,只是远远地凝望着他。他坐在轮椅上,他的女儿坐在他身旁。看到这样温馨的一幕,我很欣慰地点了点头。我曾想着等《青白石阶》散文集出版,送他一本,好让他看看书本里与他有关的故事。可没曾想,十月份的时候,从邻居口中得知,老人已仙游。我没想到那次见面居然是



《青白石阶》,柳客行(马骏)著,作家出版社,2023年11月

与他的诀别。得知消息后,我呆呆地望着窗外,心中默默祈祷,让时间走得慢些。我也是后知后觉,或许九月份能在公园见到老人是一种美好的遇见。我还想起了笔下那个叫“艾米尔”的女孩。关于她的故事是我初识文字的时候,在我的“孩子们”幼小童稚的时期写下的,她也像这帮“孩子”一样幼小,可病魔并没有怜悯她,无情地剥夺了她的生命。当我的“孩子们”得知病魔这样无情时,“他们”近乎疯狂,充满了愤怒,挺着幼小的身躯,挡在病魔身前,让“艾米尔”的故事也留在了《青白石阶》散文集里。如今读来,那略显稚嫩的文字和我,终究为了一时的冲动深感内疚。可回味起来,那份愿意把美好留在人间的果敢,也是我这一生不可缺少的财

富。“孩子们”总是充满了好奇心,“他们”看见那棵生长在一栋陈旧的单元楼楼顶的孤独树时,兴奋地跳了起来,很快和这棵树成为无话不说的朋友,并且慢慢地相识相知。遗憾的是,“他们”与那棵树认识的时间太短,很快又亲眼目睹了楼倒树灭。这棵树消失的第二天,深冬的一个下午,我和“孩子们”写了一首拙诗,纪念了这棵孤独的树:

“前年,你笔直地立在/饱经风霜的楼顶之上/我遥望着你/肃然起敬

今日,我坐在铺满沙粒的场地/楼灭树倒/我都不曾歇息/你的一根枯枝

昨天,我坐在街角的一头/听着忙碌的人群拉着家常/老人入坟的消息/一条条震动着/我颤抖的心

听,那风声,也有停的时候/我怀着惶恐的心/插上耳机/用歌声掩盖千古不变的逝去/毕竟,是要有活着的人/回忆老去的一切/告诉新生的生命/世界是安详的。”

每每想到“孩子们”描述出来的这一个一个美好瞬间,我都会心中一颤。我总会独自坐在一个静谧的地方,把“他们”描绘出来的画面一一拓印在脑海里,回味起每一帧画面,我时而会欢笑,时而也会难过地哭泣。我太爱这些“孩子们”,可我更敬重那一个奔我而来的美好瞬间。或许是我过于溺爱,才让“他们”个个秉性不同,让我懊悔于没能把这些美好完美地记载下来。或许是我与“他们”共同成长的过程中,太过贪玩,没能强大起来。我想,今后我应做该做的事情,就是依旧爱护着“他们”,依旧珍重着人间每一个奔我而来的美好瞬间,小心翼翼地把这些美好创作成不留遗憾的故事。当然,这是一个既漫长又艰难的过程,需要脚踏实地、一步一个脚印地走。